

型世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型世



中道
陸人龍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引

翠嬌閣主人題

此道今人棄如土。寧復向
淪落中問友人哉。然友不
在。淪落中見于何處。見祇
在盃酒趁附中歟。故論友
者當以此為法。即如周蓼

洲以託孤得禍。蘓卽中以
急友得死。亦是友誼宜然。
不欲令王叅軍獨有千古
耳。彼勢在膠漆。勢去搏沙。
既殺其身。尋覆其家。亦獨
何心。亦獨何心。



第十四回

錢塘陸人龍演

秣陵不易才評

千秋盟友誼

雙壁返他鄉

屈指交情幾斷寬。波流雲影幻難論。

荒墳樹絕徐君劍。暮市蛛羅翟相門。

誰解綈袍憐范曄。空傳一飯贈王孫。

扶危自是英雄事。莫向庸流浪乞恩。

世態炎涼。俗語嘗道得好。只有錦上添花。沒有雪中

送炭。卽如一箇富人。是極吝嗇。半箇錢不捨的。却道我儘意奉承他。或者也憐我。得他資給一箇做官的。是極薄情。不認得人的。却道我盡心鑽拱他。或者也喜我。得他提携。一介窮人。還要東補西折。把去送他。若是箇處困時。把那小人圖報的心。去度量他。年幼的道。這人小。沒長養。年老的道人老。沒回殘。文士笑他窮酸。武夫笑他白木。謹慎的說道。沒作爲豪爽的。道他忒放縱。高不是。低不是。只惹憎嫌。再沒憐惜。就是錢過北斗。任他堆積。米爛成倉。任他爛却。怎肯扶。

危濟困。況這箇人。又不是我至親至友。不和豪俠漢子。不以親疎起見。偏要在困窮中留意。昔日王文成。陽明先生。他征江西桃源賊。問賊首如何聚得入隴。他道平生見好漢。不肯放過。有急周急。有危解危。故此人人知感。陽明先生對各官道。盜亦有道。若是如今人。見危急而坐視。是強盜不如了。國初曾有一箇杜環。原籍江西廬陵。後來因父親一元。游宦江南。就住居金陵。他父親在日。曾與一箇兵部主事常允。恭交好。不期允恭客歿九江府。單單剩得一箇六十

歲母親張氏。要回家。回不得。日夕在九江城下哭。有
人指引他道。安慶知府譚教先。是你嘉興人。怎不去
見他。張氏想起。也是兒子同筆硯朋友。當日過安慶。
時他曾送下程。請酒稱他做伯母。畢竟有情。誰料官
情紙薄。去見時。門上見他衣衫襤褸。侍從無人。不與
報見。及至千難萬難得一見。却又不理。只得到金陵
來。其時一元已歿。這張氏問到杜家。說起情事。杜環
就留他在家。其妻馬氏。就將自己衣服與他。將他通
身襤褸的。盡皆換去。住了一日。張氏心不灰。又尋別

家走了幾家並没人理。只得又轉社家。他夫婦就是待父母般。絕無一毫怠慢。那張氏習久了。却忘記自己。流寓人家。還放出舊日太奶奶躁急求全生性來。他夫妻全不介意。屢寫書叫他次子伯章。決不肯來。似此十年。杜環做了奉祀。差祭南鎮。與伯章相遇。道他母親記念。伯章全不在心。歇了三年方來。又值杜環生辰。母子抱頭而哭。一家驚駭。他恬然不動。不數月。伯章哄母親道。去去來接母親。誰知一去竟不復來。那杜環整整供他二十年。成了又爲殯殮。夫以愛

子尚不能養母。而友人之子。反能周給。豈不是節義漢子。不知還有一箇這人。姓王名冕。字孟端。浙江紹興府諸暨人。他生在元末。也就不肯出來做官。夫耕婦織。度這歲月。却讀得一肚皮好書。便韜略星卜。無所不曉。做得一手好文字。至詩歌柬札。無所不工。有一箇吉進。他見他有才學。道王兄。我看你肚裏來得怎。守着這把鋤頭柄。做不官來。便做箇吏。你看如今來了這些韃官。一些民情不知。好似山牛憑他牽鼻。告狀叫准便准。叫不准便不准。問事說說。軍就充軍。

說徒罪就徒罪。都是這開門按鈔大秤分金。你怎麼守。夾善道。王孟端仰天哈哈大笑道。你看如今做官的。甚樣人。我去與他作吏。你說吏好。不知他講公事。談天說地。輪比較。縮腦低頭。得幾貫枉法錢。嘗掙得徒流絞斬。略惹着風流罪。也不免夾打敲捶。挨挨擠擠。每與這些門子書手成群。擺擺搖搖。也同那起皂隸。甲首爲伍。日日捧了案卷。似艸木般立在丹墀。何如我。或笑。或歌。或行。或住。都得自快。這便是燕雀不知鴻鵠志了。後邊喪了妻。也不復娶。把田產託了家。

奴管理。自客游錢塘。與一箇錢塘盧太字太來交好。
一似兄弟一般。又聯着箇詩酒朋友。青田劉伯溫。他
嘗與伯溫大來。每遇時和景明。便縱酒西湖六橋之
上。或時周遊兩峰三竺。登高陟險。步履如飛。大來嬌
怯。不能從。孟端笑他道。只好做箇文弱書生。一日席
地醉飲湖堤。見西北異雲起。衆人道。是景雲。正分了
箇夏雲多奇峰韻。要做詩。伯溫道。甚麼景雲。這是王
者氣。在金陵數年後。吾當輔之。驚得坐客面如土色。
都走了去。連盧大來也道。兄何狂易如此也。嚇走了。

只有王孟端陪着他。握住酒鍾不放。伯溫跳起身歌道。

雲堆五彩起龍紋。

下有真人自輾群。

願借長風一相傍。

定教麟鳳勸奇勛。

王孟端也跳起來歌道。

胷濯清江現藕紋。

壯心寧肯狎鷗群。

茫茫四字誰堪與。

且讓兒曹浪策勛。

兩箇大醉而散。閑中兩人勸他出仕。道兄你看如今在這邊做官的。不曉政事。一味要錢的。這是貪官。不

錢子如此
回不足深
罪可惜不
是錢子也
是如此

惟要錢又大殺戮。這是酷官。還又嫉賢妬能。妄作妄
爲。這是蠢官。你道得行我的志麼。丈夫遇合有時。不
可躁進。更數年盧大來。因人薦入京。做了灤州學正。
劉伯溫也做了行省都事。只是伯溫又爲與行省丞
相議論台州反賊方國珍事。丞相要招伯溫主勦。丞
相得了錢。怪伯溫阻撓他。劾道。擅作威福。囚禁要殺
他。王孟端便着家人不時過江看視。自己便往京師
爲他申理。此時脫脫丞相當國。他間關到京。投書丞
相道。

珠論風華
兩勝可入
美選

法戒無將罪莫加于已著惡深首事威豈貸于創
謀枕戈橫擗宜伸忠義之心臥鼓戢弓適長奸頑
之志海賊方國珍蜂蠹餘蠕瘡痍微毒揭竿斥濬
疑如蟻鬪牀頭弄楫波濤恰似漚漂海內固宜剪
茲朝食何意復彼老謀假以職銜是畔亂作縉紳
階級列之仕路衣冠竟盜賊品流欲彌亂而亂彌
增欲除賊而賊更起況復誤入敵彀堅拒良圖都
事劉基白羽揮奇欲盡舟中之敵赤忱報國巧運
几前之籌止慷慨而佐末談豈守闢而妄誅戮坐

以擅作威福。干法不倫。竟爾橫付羈囚。有寃誰雪。
楚弄范增孤心。脅將無似之朱。殺岳飛快仇讎。諒
不異也。伏願

相公秤心評事。握髮下賢。謂畔賊猶賜之生全。寧幕
寮混加之戮辱。不能責之勦捕。試一割手。鉛刀請
得放之。田里使洗愆于守劔。敢敷塵議。乞賜海涵。
書上。脫脫丞相看畢。卽行文江浙丞相。釋劉伯溫。二
薦他做翰林承旨。王孟端道。此處不久。將生荆棘。走
狐兔。排賢嫉正。連脫公還恐不免。我緣何在此。且往。

需勒二字
至今日竟

灤州探望盧大來。只見盧大來兩邊相見。盧大來
說此處都是一班韃子。不省得我漢人言語。又不認
得漢人文字。那箇曉尊師重傅。況且南人不服水汗。
一妻已是病亡。剩下兩箇小女。無人撫養。我也不取
圖南回。所苦又是盤費俱無。方悔仕路之難。王孟端
道。兄你今日纔得知麼。比如你是箇窮教職人。雖不
忌你的才。却輕你。甘清受淡。把一箇豪杰肚腸。英雄
的胃次。都磨壞了。你還有志氣。熬不過求歸。有那些
熬不過。便去干求這些門生。或是需索這些門生。勤